

# 西北軍事史話

(一)

王禹廷

## 民初的秦隴復漢軍

清末編練新軍，全國共成立三十鎮（師）。由清廷直轄者，計有近畿四鎮，直隸兩鎮。另外三十鎮，則分置各省，分別編練。其在西北地區，共配四鎮：計為陝西一鎮，甘肅兩鎮，新疆一鎮。

光緒三十年，陝西招募新兵六營。初稱常備軍，後改陸軍。至宣統元年，編成陝西陸軍第一協（旅），旋又改為第三十九混成協，下轄步兵兩標（團），騎兵、砲兵各一營，工程、輜重各一隊，人數約為五千。新軍幹部之中，如錢鼎、張鈞等，在保定軍官速成學校受訓時，即與同志多人，組織軍學會，鼓吹革命。回陝任職後，復與同學志士多人，深切結合，加強活動。又當局因幹部不足，曾向湖北、安徽兩省，調來初級軍官若干，其中亦多民黨人士。同時設在西安之陸軍第二中學，招收陝、甘、川、新四省陸軍小學的畢業生，來陝就學，內多有志革命的青年。由於上述革命種子的播放，新軍中參加革命及同情

革命的官兵，為數漸多。此乃以後陝軍建立擴充的基礎。與此同時，同盟會陝西支部長井勿幕領導之革命黨人，以西安為中心，分向省內各地，多方活動，陝西的革命風潮及組織進行，漸臻成熟。此外，當時陝西社會，當有兩種潛在勢力，一為幫會，一為游俠。經過黨人的連絡策動，皆加入同盟會，為革命而效力。並將幫會各山頭合併，稱為「統通山」，此亦為形成陝軍的另一源流。

武漢起義的砲聲一響，全國景從，陝西自不後人。在同盟會領導之下的革命義師，乃於十月二十二日（陰曆九月初一日），即武漢起義後之第十二日，進攻西安，宣佈獨立。當時陝西革命領袖，首推于右任，次為井勿幕，而于右任遠在上海，井勿幕又在渭北各縣奔走活動。省垣革命的策劃進行，由錢鼎（新軍第一標第三營副營長）主持。參與其事的多屬文人不嫻軍事，軍人又職位較低，難以領導。故當起義之初，必須得一軍中資深級高者，方足以資號召。幾經研商，乃臨時推戴張鳳翽為領袖。張係新軍第二標（團）第一營營長兼協（旅）參議官，為人勇敢果決，鑒於大勢所趨，慨然接受，其情形有似黎元洪之

在武昌。於是發動攻擊，歷三日而西安全城光復，大局底定。乃召開軍事會議，研商軍政機構的組織，策劃爾後的行動。因為幫會中參加起義的人多勢大，有關機構設置及人事安排，多接受其意見。決定義軍的名稱為秦隴復漢軍，以大統領（以後與武昌方面連絡，改為都督。）為最高統帥。其重要人事如下：

大統領張鳳翽，副大統領錢鼎、萬炳南。

兵馬大都督張雲山，副都督吳華堂。

糧餉大都督馬玉貴，副都督馬瑞堂。

軍法大都督劉世傑，副都督郭金鐘。

南路招討使張寶麟。

西路招討使曹健安。

北路招討使井勿幕。

籌餉大使張光奎。

至此，民軍機構確立，人事亦定。但草創之初內幕既頗複雜，意見亦欠一致，行動復多紛歧。拔劍擊柱，爭權奪利的現象，每有所聞。革命的大目標雖同，步調則不盡齊一。嚴格的說，僅具軍隊的形態，而乏有效的部勒。

清廷以陝西起義，大為震驚。一面調派河南

省的新軍，進佔潼關。一面由前任陝甘總督升允，策動甘肅駐軍，大舉東下，進薄醴泉，距西安不足百里。冀圖兩路夾擊，撲滅義軍。副大統領錢鼎。以大敵當前，而內部幫會諸人，惟知爭權爭名，頗不直其所為。乃率陸軍學生及衛隊百餘人，出省東行，號召省東各地義師，抵禦豫軍。不意行至渭南，竟遭暴徒襲擊陣亡，實為陝省革命初期之一大損失。於是復漢軍總部乃令張鈞為東路都督，郭金鏞為副都督，率部隊數百人，并收集渭河南北綠林幫會等千餘人，急向潼關前進，一鼓而攻克之。旋因清軍續派大軍，強力反攻，張部不支，轉入商雒一帶。該地與豫西接壤，而張鈞係豫人，早與豫省革命黨人及綠林豪俠，

有所連絡。至是乃與丁同聲、張治公、王天縱、憨玉崑、劉粹軒、劉鎮華等部會合，聲勢復振。再克潼關，連破閿鄉、靈寶，直搗陝縣、滬池，震撼洛陽。牽制清軍萬餘之衆，使不及用於武漢方面，其貢獻於辛亥革命者，可謂大矣。省西方面，由另一副大總統萬炳南，都督張雲山，北路招討使井勿幕，敢死軍曹印侯等，合力抵禦，使東下的清軍，難越雷池一步，鞏固了起義的首府西安。如此堅強奮鬥，相持達四、五月之久，保持革命的成果於不墜，義軍亦發展至一百餘營之多。直至清帝退位，共和告成，張鳳翽受任陝西都督，從事整編，共編成兩個師，另一個獨立混成旅，一個混成團。第一師師長張雲山，兼陝北鎮守使，駐防榆林。第二師師長張鈞，兼陝南鎮守使，駐防漢中。混成旅旅長陳樹藩，混成團團長某，駐防西安及省東西各縣。



陝西光復之策動者同盟會陝西支部長井勿幕，曾任靖國軍封逆軍總指揮。

### 張鳳翽示好袁世凱

張鳳翽與民黨素無淵源，因為時勢需要，臨時受推為革命領袖，雖居高位，而無實權。軍權及重要職位，多為軍人及幫會所掌握，張對此頗感不滿。故於就任都督後，妄異結袁世凱以自固。且效袁氏排斥民黨之所為，凡黨人操持兵柄者，以其個強難馴，盡遭散之

。如井勿幕、曹印侯、胡景翼、曹世英等皆是也。癸丑（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討袁之役，威望陝西一致行動，共張撻伐。張鳳翽不予理會，反而對袁示好，益失陝西的人心，尤為民黨所不滿。民國三年，豫鄂邊境的悍匪白狼，流竄入陝，攻城掠地，勢甚猖獗。陝軍兵力單薄，無法堵勦，乃向北京政府請援，正好給袁世凱派兵入陝的機會。乃調張鳳翽為揚威將軍，入京供職。以陸建章繼任陝督，率領北洋第七師（到陝後擴充為三個獨立混成旅）入陝，是為北洋勢力伸入陝西之始。張氏到陝後，再度整軍，將陝軍第一、二師，均行編遣。另成立第一、二兩個混成旅，以井岳秀為第一混成旅旅長，代張雲山為陝北鎮守使。陳樹藩為第二混成旅旅長，代張鈞為陝南鎮守使。陳樹藩是陝西安康人，畢業於保定軍校（一說是北洋武備學堂），算是北洋軍科班出身。所部亦係由新軍演變而來，裝備及紀律均較佳。且追捕白狼流逃，頗垂戰績。故為陸建章另眼看待，頗為倚重。

### 反帝制的陝西護國軍

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竊國。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討袁軍事，紛紛發動。北方各省中，以陝西的表現最為積極。因為民軍被裁後，散居各地，待機而動。一經革命同志策動運用，立即興起。自三原以北，東至黃河，西抵隴上，北盡胥米，皆為民黨的勢力範圍。四年底，滇黔護國軍義師既起，川局危急。陸建章所屬之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調往四川，第十五混成旅

賈德耀部，進駐陝南。關中地區僅留陸承武（建章子）一個旅，兵力單薄，更予民軍以有利發展的機會。於是曹世英、王子翰、于鶴九、樊鍾秀、郭堅、耿直、高峻、楊虎城等部，紛紛起事。渭北各縣，先後為民軍所掌握。陸建章急調陳樹藩旅，移駐蒲城，負責進擊。陳部官兵，多數曾參加辛亥首義，原與民軍暗通聲氣，密切連絡。如胡景翼營號稱十大連，尤為有力。五年四月，陸承武率部進駐三原，與陳樹藩遙相呼應。承武襲其父蔭，并不知兵，被胡景翼設計誘俘，乘機猛攻，盡殲其軍。至是，陳樹藩與陸建章關係破裂，接受民軍勸促，於五年五月九日，就任陝西護國軍總司令，正式宣佈獨立。是即袁世凱敗死後，傳誦一時的名聯：「病起六君子（楊度等六人組織籌安會，慫恿袁世凱稱帝，時人呼為六君子），命送二陳湯」中之一陳（另一陳為四川陳宦，湯為湖南湯鄉銘）。

陳樹藩既獨立，檢閱軍隊，共得二萬餘人，即編為兩個軍：

- 第一軍司令郭澐、參謀長郭榮綬。
- 第二軍司令王飛虎。
- 第三軍團長王時敏。
- 第四軍團長郝揚。
- 第五軍團長楊介。
- 第二軍司令焦子靜、參謀長曹世英。
- 第一軍團長郭堅。
- 第二軍團長高進。
- 第三軍團長胡景翼。

#### 第四軍團長嚴子祥。

以上部署既定，即分三路進兵西安。郭澐率第一軍由三河口渡河，攻取二華（華陰華縣）、渭南。焦子靜率第二軍由渭橋渡河，攻取臨潼。陳樹藩自率所部，由草灘渡河，直搗西安。三路兵預定會師灤上。各路分進，連戰皆捷。陳樹藩進駐三原，指揮全局，距西安不足百里。即發表通電如下：

「樹藩以辛亥以來，民力枯竭，不忍發生戰事，重苦吾民。力持鎮靜，數月於茲。乃南北協商，久無效果。而陝民對陸督軍之貪暴行為，積怨久深，一發莫遏。致郡邑連陷，遠近騷然。加以陸部所至，擾亂更甚，種種相殘，殊悖人道。樹藩情不獲已，因於月之九日，在陝北蒲城，以陝西護國軍總司令名義，正式宣佈獨立。期促和議之進行，謀吾陝之治安。風聲一樹，義旅全歸。今已駐軍三原，與陸督切實交涉，令將所部軍隊繳械，退出陝境。陸已承認，樹藩明日即進駐西安受降，預備建設一切。」

蓋陸建章以武力既失，子又被俘，而袁氏帝制已敗，勢無可為。乃遣使請和，以釋放乃子為條件，願離職東行，以謝陝人。陳樹藩與陸本有交情，遂接受和議，縱其出關（潼關）。即於五月十五日，進駐西安，接任陝督。并與陸建章聯名發表通電如下：

「樹藩因欲縮短中原戰禍，減少陝西破壞區域，於九日以陝西護國軍名義，宣告獨立。一面請求建章改稱都督，與中央脫離關係。」

建章念項城二十載相知之雅，則斷不敢贊成。念陝西八百萬生靈所關，又不忍反對。擬即各行其是。由樹藩以都督兼民政長名義，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當過返都門，束身待罪。」

陳樹藩就任陝督後，即將陝西護國軍總司令名義，讓給陸承武。并策劃新的行動。以晉、豫兩省，與陝西關係重要。乃派郭堅率領所部渡河，進佔永濟，聯絡李岐山、李鳳鳴等部，以窺太原。另派張金奎率領步、騎數營，扼守潼關。又以軍隊十四營，開駐豫西之閩鄉，進攻河南。袁政府派遣大軍，分路遏阻。旋以袁氏殞命，兵事乃罷。

### 堅苦護法的靖國軍

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於北京，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以北洋兩大巨頭之一（另一為馮國璋），隱然以袁氏的繼承者自居，出任國務總理，主持國政。因為毀棄約法，解散國會，引起國人的極度不滿。繼之而來的則是張勳串演的復辟醜劇，幾致國本於動搖。於是在國父孫中山先生號召之下，國會議員，紛紛南下赴粵，從事護法活動。西南各省遂興護法之師。民國六年九月一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於廣州，決定組織護法軍政府，選舉國父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代行總統職權。九月十日，軍政府宣告成立，國父同時就大元帥職，統率各省護法部隊，誓師北伐。國民革命的護法之役，至是正式揭開。

陝西在北方各省中，民氣素稱高昂，革命意識極為濃厚。辛亥首義及反對袁氏稱帝，均為率先起義的省份之一。護法之役，自不落後。前茲討袁義師興起時，發縱指使，衝鋒陷陣者，皆係民黨的志士。陳樹藩因緣時會，運用手段，得居於領導地位，坐享成功的果實。他尚能持義守正，以國家及地方為重，予人民以休養生息，陝人未嘗不可曲諒而愛戴之。乃陳氏不知如此，於袁世凱暴殂之次日（五年六月七日），即首先宣佈取消獨立。并發表通電，謂「袁世凱為中華共戴之尊，民國不祧之祖，請對其飾終典禮，格外從豐，并議定優待家屬條件。」此種荒謬表現，引起國人的笑罵，尤為陝人所憎惡。于右任時在上海，立即電陳詰責：「閱公陽電，使人髮指。陝西獨立，取名護國，自當與西南首義諸省取一致行動。今袁氏朝死，暮即取消獨立。且殷殷推袁



民國五年接受民軍勸促脫離袁世凱宣佈獨立就任陝西護國軍總司令的陳樹藩。

為共戴之尊，不祧之祖。是則陝西何必獨立？獨立是非叛祖？尤異者，請對袁氏飾終典禮從豐而外，又請定優待家屬條件。試問袁氏遺產豈少，何待越俎代謀？軍興以來，戰地人民死者不下數百萬，此等家屬，更誰恤之而誰憐之？」于氏此一表示，十足代表了當時除北洋派以外全國軍民的心聲，更引起陝人的共鳴。但另一方面，段祺瑞對於陳樹藩的這一行動，却很欣賞而滿意。於是北京政府，很快的於六月十日發表命令，任命陳樹藩為漢武將軍督理陝西軍務（即督軍），以示鼓勵籠絡。陳樹藩與段原有師生之誼，於是以段為奧援，攀附北洋軍閥，成為統治陝西的工具。倒行逆施，為禍鄉邦，益加深陝人的義憤，咸欲去之而後快，倒陳風潮，潛滋暗長。當國父在粵就任大元帥之前數月，于右任在上海，曾向國父建議：「革命大業，宜從北方着手，突破北洋軍閥的核心，以響應西南的討逆軍事。」

國父對此極表贊同。

于右任乃於民國六年五月，由北京經開封、洛陽，回至西安。與井勿幕、張鈞、茹欲立、李元鼎、胡景翼、劉守中、曹世英等，密切策劃，擬舉義於陝西。原望說服陳樹藩，傾向革命，勿為北洋軍閥所利用。俾能厚集陝省兵力，出向宛、洛，與西南各省相呼應，收復中原，夾擊武漢，以粉碎北洋軍閥的勢力。幾經接洽，陳樹藩不但不為所動，反而橫加阻撓。于右任經營北方的雄圖，未能實現，乃離陝經武漢赴滬。陝西革命志士，對陳惡感益深，

倒陳行動，乃風起雲湧了。

于右任此次回陝時，民黨諸人，正在籌建辛亥以來死難諸烈士紀念碑，以昭忠烈。特請于為文以紀之，其辭曰：

「大野傷麟，朝陽落鳳，目極神州，憂來復慟。哀哀三秦，前後百戰，垂老還鄉，陵谷幾變。憑高弔古，惟念國殤，但為君故，泣下數行。雨雪北門，天道寧論，山南山北，何處招魂。英雄萬古，塞潼關道，咸陽原上，膏血野草。萬劫週迴，萬靈環繞，萬朵黃花，香連嶺表。豐碑參天，人倫此愛，嶽色河聲，并峙千載。誠鑄國魂，血化時代，西北人蒙，精神如在。」

民國六年夏，張勳在北京扮演復辟怪劇，段祺瑞誓師馬廠，與兵討逆。陳樹藩伴示響應，進駐潼關，觀望風色。陝西各地的倒陳義軍，於是乃乘機發動。高峻於六年十月，以護法軍名義，在白水宣佈獨立。傳檄渭河南北，數陳罪狀。陳聞報，立派大軍進擊，激戰三日，高部不支，放棄白水，轉趨韓城。七年一月，耿直及劉錫麟發難於西安，激戰數日，亦未得手。乃西走岐山、鳳翔又趨大荔、蒲城。在進攻蒲城時，耿氏不幸為流彈所中，竟殞於陣。當耿部轉戰省西各地之時，陳部團長胡景翼，曾與耿密約建立陝西靖國軍，議定而事未行，耿竟殉難，殊可悲也。耿氏字端人，陝西澄城人。沉毅有大將風，體貌恂恂如書生。辛亥革命時，年方十九，從軍起義。歷年以來，頗著戰績。後經于右任為之請卹，中央追贈陸軍中將。民國十年，于氏題「耿端人小照」詩云：

「覆局何嘗今異古，義旗雖倒果成因；英雄關內知多少，血戰長安有幾人。」

### 胡景翼三原起義

當耿直在蒲城捐軀之日，正是張義安於三原起義之時。三原距西安不足百里，乃渭北要地，前有涇、渭之險，後有嵯峨、同、耀諸山，攻守進退，俱甚便利。當時在經濟上之地位，且在西安之上。原為胡景翼之防地，胡之團部駐富平，而以所屬之張義安營駐三原。陳樹藩以胡有異志，不欲其部隊留此。派所屬旅長曾繼賢率部進駐三原，將張義安營下令他調。張以事機緊迫，遂即發難。率所部董振五、鄧寶珊各連，向曾旅猛攻，力戰兩日，將數近十倍之敵，全部消滅。戰



陝西靖國軍第四路司令胡景翼。

事結束後，胡景翼、曹世英，均率所部來三原，宣佈獨立。召開軍事會議，商討組織靖國軍總司令部，羣議連日，難獲結論。前曾言之，陝西革命領袖，首推于右任，其次則為井勿幕，陝西革

命，惟有此二人可資領導。其他諸人，則在伯仲之間，不相上下。此時于在上海，并被陳樹



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左）民元與友人王伊文（中坐者）張景秋（右）在東京合影。

藩羈留於西安（陳任井為關中道尹，駐在西安，暗中予以監視）。胡景翼所以遲遲不肯發動，即深知各同志不願戴己，戰端一起，將難收拾，張鄧等三原之舉義，非其意也。徒以迫於內外情勢

，不得不曲從耳。就其時的狀況分析：論勢力才能，以胡為優。況三原起義，乃其部隊所發動而獲成功，更具有利條件。惟曹世英的資望年齡，均較胡為高，亦有競爭的資格。故各以總司令自居，相持不下，形成僵局。張義安憤然曰：「爾等為國伸法，為民請命，當戮力同心，共濟時

艱。何能因名位的高下，變成意見之爭持。省東西已告糜爛，我又破壞三原，雖萬死無以謝三秦父老也。」乃自率董振五、鄧寶珊、馮毓東、李雲龍（虎臣）等千餘人，西出咸陽、醴泉之間，過興平，渡渭水，由鄠縣而東，進攻省城。張義安率部出行後，胡、曹等人幾經磋商，決定建立陝西靖國軍名義，以資號召。將所為軍隊，有編東、西兩路。東路軍曹世英，除所屬原有部隊外，附以耿直舊部及劉錫麟部，約三千餘人，由高陵永東樂店、涇陽塔底渡河，進攻西安北門。西路軍胡景翼，率領所屬部隊及新參加之豫籍民軍樊鍾秀部約三千人，由咸陽渡河，進攻西安西門。另以郭堅（郭旋於七年二月，在鳳翔宣佈獨立，稱陝西西南靖國軍司令，仍歸曹世英節制。）高峻等部編成一個支隊，約二千五百人，由交口渡河至臨潼，進攻西安東門。此外以大荔方面之楊虎城部，牽制陳樹藩部王飛虎團，使其不能回兵增援西安。復以曹部一營，阻塞寶鷄口，截斷陳軍敗後南退之路。衆議既定，遂於七月一日二十日，分別出動。陳樹藩聞訊，立即分兵嚴守各要隘。但因靖國軍各路攻擊勇猛，於二十二日午前，照預定計劃，進逼西安東、西、北三門，猛烈撲攻，幾度衝入東關及西關。陳樹藩拚死抵抗，勢極危殆，城內多處起火，人心惶恐，幾將破城。惜因東路方面號令不一，行動紛歧，竟中敵謀奸計，退兵渭河以北。陳軍開城反攻，靖國軍功虧一簣，全線挫退，在鄠縣附近激戰時，張義安不幸陣亡。

張氏名義誠，以字行，陝西富平人。少年時

因家貧失學，從軍後肆力苦讀，所學大進。辛亥革命，任井勿幕部營長，轉戰東西，以勳績選送日本留學。嗣與胡景翼歸國，任胡部模範連連長，募學生百餘人，訓練嚴格，紀律肅然。嘗謂「班定遠以三十六人縱橫西域。甘與霸將百人出入曹營，如無人境。今有聚過之，果能養成革命精神，安見不能為所欲為也。」此番起義三原，以所部三百餘人，殲數千之強敵。復鼓勇急攻，擊破敵之援軍，進薄西安城郊，圍攻累月。卒以各軍意志不一，行動不齊，坐失良機，功敗垂成。張對此極為憂憤，曾致函胡景翼，謂「我自起兵以來，即置生死於度外。戰而勝，敵可逐也，志可遂也。不本而敗，亦將繼之以死，以謝陝人。」壯烈之情，溢於言表。至此竟告殉職，實乃又一重大的人才損失。後由董振五歸其柩於富平，

葬於縣城外之北原。八年四月，于右任狀問軍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并親臨其墓，虔致哀悼之忱。章太炎為撰墓誌，旌其忠烈。

耿直與張義安，皆靖國軍之健將，接連殉職，影響甚大。且連遭挫敗，慘淡回軍，士氣沮喪，各圖自保，無復最初起義時的銳勇之氣矣。在此期間，陳樹藩為壯大聲勢，電請北京政府，招致駐在豫西的鎮嵩軍劉鎮華，於七月一月，率衆入陝，增強實力。劉軍入陝後，大事擴張，兵力最盛時，數達十餘萬人之多。劉氏由陝西省長而督軍兼省長，操持陝政達六年之久。直至十五年冬西安解圍後，始率所部全數離陝。其部隊擴充過速，素質複雜，紀律廢弛，滋擾地方，頗為陝人所不諒。

（未完待續）

最新出版：

# 百山黑水的悲歌

陳嘉驥 著  
定價台幣伍拾元

內容包括：俄軍入侵東北、日本關東軍敗亡、國軍出關連戰均捷、陳明仁大奸會似忠、四平街大會戰真象、孫立人杜聿明失和始末、鴨綠江上中俄糾紛、國軍在長春、錦州、遼西失敗經過、葫蘆島撤退等凡四十篇卅萬言，頗多祕辛，並附有珍貴照片定價台幣伍拾元郵政劃撥一〇四八八四號陳嘉驥、海外訂購美金貳元五角寄台北市龍泉街92號之6。